

THE BEST SELLERS OF THE WORLD

世界金榜畅销译林

龙虎榜

美国寻梦
(上)

远方出版社

世界金榜畅销译林

美国梦寻

(上)

[美] 斯特兹·特克尔

杨志伟 译

亲切庄严上苍语
落魄江湖今得救
昔日迷途现知返
拨开云雾眼明澈

——一首美国赞美诗

人皆有梦，然梦境多样。
梦里乾坤，内心奥秘尽呈，
梦醒时分，只觉虚妄荒诞。
白里做梦，危害甚大，
此辈受梦境支配，
睁大双眼，只求化虚为实。

——T. E. 劳伦斯





序 幕

美国小姐

1 爱玛·纳爱特

她是 1973 年的美国小姐，今年 29 岁了。

一听有人叫我“前任美丽皇后”或者“前任美国小姐”，我都不免倒抽一口冷气，总是想，叫的不是我吧。说句老实话，大家一提美丽皇后，就会联想起一些东西来，无非是丰乳肥臀，而不是联想到她们的才艺。但是，对很多参加选美的姑娘来说，这正是她们美国梦的一部分啊。不过，当年我却不是这样的。

诸位经常从电视里观赏美国小姐，一边心里想：多带劲，多神气，多有趣啊。我在八、九岁的时候，就常常不痛快。长大了，到 14 岁左右，还没有跟哪个男孩子单独出去玩过。我比班上大部分同学长得都高得多，总是觉得自己丑，挺别扭的。别的女孩子那种交上男朋友的办法，我也没法跟她们赛。我是比较孤独的那种人。女人跟女人之间的那种激烈竞争，我受不了。我不喜欢《豆蔻年华》杂志说的一套，所谓你如果爱上一个男的，你就得克制自己的兴趣，迁就对方的兴趣。你们玩起牌来，一定要尽量让他赢。这种社交手腕我很不在行。



随后,从1968到1971年,我在科罗拉多大学念了三年半书,终于走上了这条路。我暑假放假在家,这时有人找我搞电视广告,装模特儿、客串演员。好!我就去试了,有几次真的成功了。

初出茅庐时,各种各样的活我都干过。我有时在会场上散发宣传品,有时在彩色广告里露面,有时也到处去找门路、递简历。有一天,非常冷,我到一家模特儿招聘处去,里边出来人跟我说:“最近有一个美丽皇后竞选活动,我们想让你参加。”我说:“不行,嗯,嗯,不行,不行。我要输的,那是很丢脸的。”她说:“我要几个女孩子代表我们公司。我看这个对你也有好处。”于是我填了申请表:个人爱好,身材尺寸,乱七八糟一大堆。不久,我接到一封信说:“恭喜你已列入伊利诺—世界小姐的竞选行列。”现在该怎么办呢?我有点不知所措。除非这时有人赞助,否则就得自己付好几百块钱。于是我给管这件事的那个女的打了一个电话,说:真是对不住,我接受不了。我没有这笔钱。没几天,她回话说:“我们替你找到赞助户了,一家木材公司。”

赛美在迪凯特举行,各地一共来了六十几位竞争的。我穿着一身伐木工的服饰:蓝布牛仔褲,高统军皮靴,法兰绒衬衣,肩上背一副背带,手里拿一把斧子。你先穿这身衣裳出来自我介绍一番,再报一些你的星相流年之类,然后说一些他们要你说的各种各样的话。这时你从肩到腰斜挂一条绸带子,上边有你赞助户的字号。接着,你换上一件不露腹部的游泳衣出来,站在原地旋转,让几个评判员大饱眼福。最后,穿晚礼服再转一会儿。第一晚就这样了。

第二晚,他们得选出15个人来。于是,评判员轮流找你谈话,每次三分钟,什么都问。看你能答复问题吗、你控制自己的能力怎么样,你的仪态,你的个性,等等,等等。这些人是所谓的性格评判员。

当时我想:这一套迟早要结束的,明天我最好是乘飞机离开这



里。除非 15 名里有我,那就又得从头再来过一遍。

我想:我不是非常希望得到很多的荣誉物质,我在这儿觉得很超然。但是他们叫到我名字了。我成了胜利者,成了伊利诺州小姐。除了笑,我不能做其他事。我 22 岁,一身借来的夜礼服,站在这里。我心里想:我是在干什么?简直是小说里的汤姆·莎耶在扮演教堂里的圣童。

有人说当美丽皇后我的年纪大了一些。我才 22 岁啊!这种说法真叫人寒心。不过,美丽皇后正是要求这样:要年轻,要天真无邪,要不动脑筋。

我得立刻到房间里去签订竞选“伊利诺—世界小姐”的合同。主办这件事的那家公司全称是“世界小姐公司”,属于凯塞—罗斯公司,而这家公司又是被海湾—西方公司买下了,都是大财主。

我手里端一杯香槟酒,坐在那里看合同。他们说:“哎,你何必看这个!”我说:“我从来不在我没有看过的东西上签字。”这时人人都在等拍照,我却坐着看那份老长的合同,那怎么行?于是我就签了字。这时电话响了,是芝加哥某家报社的男记者,他问:“告诉我,该称你小姐还是女士?”我说:“称女士。”他说:“你在说笑。”我说:“不,我没有开玩笑。”这人第二天写了一篇报道说:这位美丽皇后竟是女权主义者!我想,我当选以前就是女权主义者,现在仍然是?接着,我就陷进了做宣传,受训练,应付访问的圈套里边了。好像又回到戴上白手套,脚交叉搁着、斯斯文文喝茶的旧时代了。他们教我头顶一本书在屋里走,教我坐相如何才优雅,教我穿上游泳衣摆姿态。他们还教我怎样卷头发,要小卷的,但是我非常不喜欢这种发式。有一天,训练我的人要我跟她握手,我伸出手来,她说:“不对。你跟男人握手,一定要把戒指朝上亮出来。”我说:“像教皇那样?手背向上,好让男人来亲?”“不错,正是这样。”训练从这年二月、三月一直拖到四月、五月,老天爷!这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啊!



我在美国小姐竞赛大会上获胜，我笑了。他们跟我说，有史以来我是第一个当上美丽皇后不哭鼻子的。电视节目里播出了这段对话。我自言自语说：“你们骗我。”主持节目的鲍勃·巴尔克说：“不，我没有骗你。”当时我不知道再说什么好。他们在新闻公报中说，这就是美国人的美梦。看啊，美国小姐，这就是你们的理想。不过，天啊，我的理想可不是这个。

自从戴上皇后金冠的那一分钟起，你就成了他们的私产，什么都得听他们的调度。第二天大清早七点，他们就把你叫醒，叫你穿起透明睡袍，让你在床上吃早饭，为叫纽约各家报纸都派人来拍你床上吃早饭的照片，而你实在是一夜没有好睡，正困得眼皮都抬不起来呀。他们给你穿上凯塞一罗斯公司出的透明睡袍，把一托盘的早餐递给你咬上三口。然后，摄影师退场，你掀掉睡袍，他们端走早饭，一切完事大吉。这天，我根本没有吃到早饭。（笑）从此，你必须到处抛头露面。一家总商会说：“我们要预约美国小姐参加我们的圣诞节游行。”不管搞什么活动，他们一概出 750 块钱一天，外加头等来回飞机票，日用杂费包干，等等。如果联合基金会打电话来，要我在午餐会上说五分钟话，替赛美做宣传，也得付费，即使聚会是慈善性质的也得付。这类收入一文不少全部上缴给“世界小姐公司”。你呢，领你的薪水，这就是你当年的奖金。那年我一共得了 15000 元，在纽约付所得税。一般来讲，一张 3000 元的支票，我能实收 1500 元。

打我当上美国小姐那天起，直到我去参加世界小姐竞选为止，差不多在两个月，我只放了一天半假。那一年，我出头露面达 250 次，说不定有 300 次。游行、在商场里招徕顾客、剪彩。等等。在商场里有什么可干的呢？现场装模特儿。我非常喜欢当众演讲。他们问：“你要不要请人给你起草稿子？”我说：“去他的，我才不要呢。我知道怎么讲。”讲稿我自己写。这些人总是不放心姑娘出去讲话，以



为她们很少能开口的。

有一回，通用汽车公司一位大人物要我到华盛顿去讲话，谈谈消费和能源危机。这是全国经理协会成立 50 周年纪念会。不知为什么，白宫方面送来一批材料给我，我看了一遍，认为全在胡扯。于是我站起来讲：“我们之所以碰到能源危机，是因为我们无论从工业上说，从个人生活上说，作法都十分不明智。我们对可以利用的能源，目光短浅。除非我们大大改变我们对空气对水的做法，我们岂止要碰到危机，我们甚至会失去一切。”他们听了其实并不高兴。（笑）我最反感的是许多人不愿意让我照我自己心里的美国梦来生活。好像我只应该照他们的想法去生活。

有一家报纸发表了访问我的文章。我当时说：尼克松最好是下台，这人是坏蛋。这一来，啊呀，可翻了天。他们非常愤怒。不过后来我却得到白宫给我的一份请帖。他们让我少说几句。世界小姐公司多年来一直想跟白宫拉一点关系没有成，我却因为发表了演说反对尼克松而成了白宫的客人。

我以前认为，白宫里边的人可能把我押到地下室，用橡皮水管子揍我，要不就让我入阁当官。他们有一张 15 个人的名单，是让我面见的人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帮神经这样脆弱的人。我原来很想随身带一个录音机去那里，转眼又想，你在尼克松的白宫里，恐怕说一声“索尼”也要惹祸的，他们会得心肌梗塞，于是就只带了一本拍纸簿。那些人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，有人让我进办公室去，说到新闻记者、电视人员统统都是自由派；我就跟他谈黑名单、《红色渠道》节目和电视业之类的事。那人一听，就立刻谈到别的事上去了。

世界小姐竞选在希腊的雅典举行。当时希腊还是军人执政，街上看到好多吉普、军队、机枪。美国人在这里得采取低姿态。我虽然一向不太喜欢希腊军政府，但我心里很明白，我得少发些议论，我



好歹也算是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呢。结果这次竞赛菲律宾小姐当选，我第二。一年过完，我非常累。除夕那天晚上，他们照例把前几年的美丽皇后挨个找来。在新的美丽皇后加冕之前，现任的得先绕台一周，所谓告别了。他们用广播喇叭宣布：这是老皇后出场了。那年我才23岁，竟然是“老皇后”了。老皇后走步的时候，他们播放了一篇十分可笑的所谓“惜别词”。我在皇后宝座上呆了13秒钟就走下来。他们宣布新人的名字，我把皇冠扣在她头上。以后就没有我的事了。新皇后加冕的时候，记者、摄影师一拥而上。我以前就亲眼见过这种时候，有些摄影师硬是把30秒钟之前还占据宝座的姑娘用手推下台来。我是早走了一步，一身夜礼服，自己跳下台的。女孩子家眼见这种可怕的下场，着实不好受。真正一霎眼功夫（真的是弹指一瞬间），你就下台完事了。老皇后，谁也不理她。

我的美国小姐生涯和它的风流遗韵现在只在于那顶皇冠了，它藏在我父母家里的阁楼顶上。关于当年披在肩上的彩带之类的东西，连放到哪儿都忘了。实在当初参加选美赶热闹的人并不是看我漂亮，而是看彩带皇冠漂亮。如果我把彩带、皇冠蒙在那盏灯上，我敢在上帝跟前发誓，至少会有10个男人跑来约它出去玩的。现在如果再有人叫我一声“前任美丽皇后”，我是要抡起斧砍人的。我再也受不了这个了。

我当皇后的那一年，看了好几遍《刺儿》那部电影。片子里的主角经常擦几下鼻子，用这种姿态表示那是骗人的玩意儿。那晚我快退位前的最后几分钟，当他们播放那篇莫名其妙的惜别词的时候，我穿过通道走近皇后宝座，一边直瞧着摄影镜头，一边用手指头来回擦鼻子。第二天，主持竞选的人费好大劲当众声明说我没有擦鼻子。我费好大劲当众声明说确实擦了鼻子，我的意思就是表示：这些都是骗人的。（笑）

爱玛·纳爱特这个美国小姐已经同12岁的我，16岁的我、以



及所有过去的我一起埋进坟墓。有时你不得不埋掉昔日之我，因为一个新我出现了。我们当然不能老是从地里往外刨古尸。

如果今后 50 年里我能同所有美国女孩子一个一个促膝谈心，我会告诉她们，竞选美女有些什么事叫我喜欢，又有哪些事叫我讨厌。不过，说也是白说。总会有许多女孩子想去参加竞选美女的。那是一支幻想曲——“美国之梦”啊。



人 流

2 里昂内尔·I·卡斯蒂略

美国移民和归化局前任局长。

“1880年我父亲的父亲从墨西哥来到得克萨斯州的维多利亚。他付了一个托斯顿，也就是半块钱，他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加入了美国国籍。本世纪初，他致力于争取墨西哥人死后能与盎格鲁人葬在同一片土地上，当时墨西哥人死了都没地方安葬。最后他终于从路德教派的日耳曼人那里买到一块地，地契写明永远属于我们家 and 墨西哥族。我祖父和他的伙伴们为了埋葬第一批死者清理了那块地。我们保存着从1898年以来的所有的记载。我们有非常多的人被埋在那里。”

新来的移民向他们的前辈学习，努力要想结合到这个体制中来。他们有着同样的渴望。无论哪一天，全世界都有300万左右的人申请到美国来，也想成为其中的一份子，做一番美国梦。奋斗的经历也和过去一个样。我翻阅旧报纸还可读到：1886年，征聘女仆。任何人、任何肤色、任何民族、任何宗教，都可应征，但就是不要爱尔兰人。（笑）广告语气粗鲁：爱尔兰人毋需应征。

10 没有证明文件的，未经合法许可的人，到了这里以后，大多数人以为他们在六个月内就得回去。但是，回去的人相对很少。有些意大利人老了以后回去养老，有些东欧人老了返回故土。但是绝大多数移民不论新老都留了下来。他们觉得回到生身之地，举目无



亲,已没有几个熟人。他们的子女不会说波兰话、意大利话,或者希腊话。并且,他们的子女用惯了空调设备,吃惯了麦当劳快餐。

越南的船民最能说明问题。他们不知道是不是能靠岸登陆,他们不知道所乘船只会不会沉没,他们看不到前面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他们,凶吉未卜,但是他们有一种预感,也许最后到达美国这个“自由的地方”。

世界上存在着饥饿,这是难以否认的。一个人为了填饱肚子,愿意经受任何困难。到这里来的墨西哥人一般还不算最贫苦的。太穷的人付不起旅费。你得买通“黄狼”。“黄狼”就是越境贩子,他也叫“鸡贩子”。“鸡贩子”就是带小鸡越境的人。

有时一家人省吃俭用,把全家的积蓄交给最聪明的男孩子或最聪明的女孩子。甚至欠一二年债。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一个孩子身上,把他送上公共汽车,让他赶一千英里的路。他一句英语也不会讲,他只有十七八岁,但是要靠他来挽救他们一家。一切都靠这个在旅馆里当小厮的孩子。

我们碰到过一些孩子,只有11岁,就赶了1000英里的路来到这里。这个小孩,什么都在他身上,包括全家的积蓄。有许许多多关于母亲和孩子的歌谣和故事,儿子一去可能不复返了。而我们最后还是要把他驱逐出境。这不能不让人心酸。

他是一家之中最聪明的。笨的可能根本达不到目的地,说不定在半路上就死了。身体不好的受不了路途艰辛,过不了沙漠这一关。他既不能太大,又不能太小,既不能太穷,又不能太笨。他得是最聪明能干、最好的。

他是一个先锋者,第一个到一个异国的社会,到美国来开路。他可能来到这里芝加哥,通宵当旅馆小厮。他们付给他法定最低限度的工资,甚至比这还少,但是让他干很多活。他不能发什么牢骚。他甚至可能还对他的老板感恩戴德。他尽量少说话,因为他不



想有人知道他的非法身份。他不常出去，除了上工、上教堂或者去跳舞，很少外出，总是呆在家里看电视。要是他一星期能挣 100 元钱，他就会想方设法寄 25 元回家。在全国的任何地方，要是你在周末到西联电报局去，你便能发现有很多人在那里汇款。在西南部，像达拉斯那样的地方，西联电报局会告诉你，他们 75% 的业务是汇到墨西哥去的汇款。

这孩子懂得一些门道以后，由于身体好，年纪轻，有活力，可能又弄到另一个小厮的职位。这一班刚完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上班。他拼命工作，一门心思想升为茶房。他工作不计时间。他不管工会定的工资标准，不管工作条件，受气挨骂时他也没有什么反应。这一切他都认了。他浑身是劲，野心勃勃，干得比美国小厮勤快，终于升做茶房。只要有此可能，他总想当个老板，因此给本地人带来很大的竞争威胁。饭馆老板告诉我，在他们能够选择的情况下，他们总是先录用外籍人。这些人懂得奉承和谢恩。这里也有点儿贪心的因素在里面(笑)。人们付给他们的工资实在少。我们碰到过十分惊人的剥削事例。在圣迭戈和亚利桑那，我们发现有人住在地洞里，大树下，没有卫生设备，没有住房，一无所有。有不少人甚至住在鸡棚里。

他们也吃“黄狼”的苦头，“黄狼”剥削他们，有时还打他们。

“黄狼”到处做广告。如果有移民到圣迭戈，消息就传得很快：到什么地方去，谁在招人。甚至会有人来找他。如果他钱多，“黄狼”会想法把他从蒂华纳一路带到芝加哥，保证给他觅到一个职业。他可以提供一切证件：社会保险证、出生证、开车执照。原来“黄狼”留心读报，发现哪一个美国公民死了，就把那人所有的重要统计数字弄到手。结果是新来的移民袭用了死人的身分。

雇用他的老板常常推说自己对这一切毫不知情。他装聋作哑，假装不知。他雇用廉价劳动力，只顾赚钱。“黄狼”也靠做工的赚自



己的钱。

“黄狼”从边境开着货车装满人来。他们常常一车装 20 个工人。不论天气多坏，他们都开车把这些人带过来，因为那种条件下拦车检查的可能性很小。他们一开就是 20 小时、28 小时，中途只停车一二次加油。车上的人不能下车。不能小便，不能洗澡，一路就这样挤着，坐到头或者站到头。

有一次一辆车在芝加哥郊外抛了锚。当时风雪正下得很大。司机一走了事。车上的人都给冻伤了，有的甚至冻掉了脚趾。在拉雷多，有一辆车发生了车祸。一见警察车上的人就到处逃走了。卡车起了火。没有人想起车上还有两个人。车锁着，没有钥匙。当然啰，他们给活活烧死了。还有一次，边境巡逻队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里发现有 30 个人已经濒于死亡。在最后一刻他们得救了，给押解出境。我敢同你为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赌一元钱，他们一旦身体复原，个个都会再来一试的。

去年至少逮了 25 万人。如果我们是在边界上逮住他们，我们就叫他们向后转，叫他们自己出境。他们向后转，回墨西哥去。然而过了一小时，他们又回来了。在埃尔帕索，我们曾经在一天之内把一个家伙押解出境共达六次。好莱坞有个开饭馆的，我们已经押解他出境 37 次了。有的人，我们已经押解出境 100 多次。他们总是想要回来。这里有工作做，在那边他们属于无业游民。

第二次大战期间，我们招墨西哥人到这里来做工。战争一结束，我们自己的年轻人回来了，我们就把这些墨西哥人押解出境。1954 年，押解出境的问题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，以至负责移民的一位将军组织了一次叫“湿背计划”的行动。仅仅就在那一年内，我们就逮了一百万人。这同我们在大萧条期间所采取的行动有些相似。我们把他们都搜捕起来，装在车上，送回到墨西哥去。有时候，被遣送回去的人只是看上去像个墨西哥人而已。侵犯人权的事很



严重。

在这里没有合法证件的人有一半并不是墨西哥人。世界各地的人都有。他们 10 年前当做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,身份是合法的,有证件。对付这类人要难办得多。我们目前正在讨论一个方案,只要是在这里住上七年以上,没有犯过法,照章付税,不靠救济,就允许他们有永久居留权。你不能留在这里成为公众的负担呀。社会上常常有这种印象,以为移民都是靠救济为生的。恰巧相反,很少有移民靠救济为生的。

许多人自以为非常人道,认为对外国人应该殷勤好客,但是一牵涉到他们的职业,这些人就主张严加限制了(笑)。我们收到过玛里阿契乐队和一个足球队的抗议。这个乐队的队员对从墨西哥来的人要求的工资低有意见。足球队老板愿意雇用外籍队员踢球,因为他们踢得好。

也有人从西半球最穷的国家海地来到美国。他们乘船来,在佛罗里达州上陆。佛罗里达人很有意见。甚至美籍古巴人也向我抱怨,海地人会毁坏他们的文化。这样的把人分等级,非常不可思议。

我们每个周末在边境逮捕 3000 个人。只不过 14 英里宽的地方。

我们的边境巡逻队知道这个小子偷越国境是因为肚子饿。他仅想找份工作。他们知道他不会对安全形成威胁。可是他们说:“没办法,这是我的职责。”从前有许多人后来对被他们押解出境的人很敬佩。你三番五次地把他押解出境,他仍三番五次地回来,对于这样一个人,你怎么办?你只有妥协。

14 我很难过。我在和平队里工作时见过这样的情况,那是在菲律宾。一个做妈妈的把她生下不久的婴儿交给你。你才是个 21 岁的小伙子,她却向你说:“把我孩子带走,带他到美国去。”你亲眼见到



无数次这种事情，心里就别说有多不好受了。

我很明白，没有证件的人，甚至比正式移民，对我们的社会，对我们的生活水平都有更大的贡献。我们的社会里，只有少数几类人中没有寄生虫，他们就是其中的一类。他们小心翼翼地走钢索，唯恐掉下来。要是你是个公民，你掉了下来，我们在下面有个网把你兜住：社会福利、食品补助、失业救济、社会保险。要是你没有证件，从钢索上掉下来，你就不能到上述的任何一个办事处去，因为结果很可能把你押解出境。他不能领救济金，他不能利用公共服务事业。哪怕他被人欺负了，他也不敢叫警察。要是他在街上碰到殴斗，有人揍他、打他、抢他，女的被强奸，也是有苦说不出。在巴尔的摩，有个老板强奸了两个姑娘。告发的人不肯把她们的名字告诉我们，因为她怕我们押解她们出境。结果我们国家里有 400 万人遭到极其不公正的对待。

惟一使我感到好过一些的事情是回忆一下这个国家的历史。我们虽然非常排外，还是常常能够做到使自己恢复青春，输入新鲜血液。每一批新来的移民都比几年前来的人更加坚信美国梦。每一批新来的移民都害怕在救济站排队或者在失业局登记。他们上夜校，了解美国。没有他们，我们也就没辙了。

旧梦仍旧继续在做。以前街头的夫妻店仍开着。它们不再是意大利人、犹太人、东欧人开的了。现在开夫妻店的是朝鲜人、越南人、伊拉克人、约旦人、拉丁美洲人。他们住在店里，一星期七天都不歇。他们的孩子在学校是出类拔萃的。他们搞得不错。这听起来不陌生吧？

在我们洛杉矶办事处附近有一家小咖啡馆，招牌是：可谢巴里托（笑）。巴里托是墨西哥肉馅玉米饼。黑人很爱吃。老板是朝鲜人。（笑）银行经理，我猜，是高等白人。（笑）今天美国的情况就是这样。它不是个熔炉，但从某一方面来讲，不同的文化正在融我看到